

XINJIAOZHU

震
荡
30
年
代
上
海
滩
的
性
使
奇
闻

新 教 主

贺心一 著

远方出版社

新教主

贺心一 著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伊 子

封面设计:李 迪

新 教 主

贺心一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300千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80595-273-6/F·36 定价:18.80元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反映曾震惊三十年代旧中国的张竞生教授传教活动的长篇纪实小说，是一部中国的《教主》。

本书主人公张竞生，60多年前从法国学成后，作为社会学博士，受聘于北京大学任教授。他积极主张“卫生爱情”、“科学性爱”、“婚爱自由”，传播性科学知识，成为中国现代性教育文化的先驱和主将。张竞生认为性欲是人之常情，人之所需的天赋人权。多少年来众人对他褒贬纷纭，是是非非纠缠不清。

本书以生动的语言，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详细描述了张竞生的奇人奇事。书中有关他进行性学讲座的描写，读者应以批判的眼光去阅读，切不可随意仿效。

目 录

第一章 (1)

1921 年,张竞生一本《性史》,仅出了一集,哪知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被斥责为比《金瓶梅》更为淫秽黄色的淫书……

第二章 (17)

年轻时代的张竞生精力旺盛,他在每次自责之后,体内的冲动使情欲愈加高涨,在异国他乡更是风度翩翩、口若悬河、情人云集……

第三章 (39)

孙中山曾单独召见张竞生……

他在异国他乡虽有过几多艳遇,几多情人,风流倜傥,但他并没有荒芜学业,在取得里昂大学社会学博士的桂冠后,他开始把精力集中在性科学的研究上……

第四章 (89)

时隔不久,市场上又冒出一本《性史》,且又是“张竞生著”。从此,张竞生的名字在上海滩

人人知晓，淫棍荡妇，奸商书贩称他是“恩公财神”，正人君子骂他是“淫虫色男”……

第五章 (131)

横眉冷对，张竞生拍案而起：“你们这些人，有几个是真正的正人君子？哪个不是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赛金花走红时，你们不是有人为舔过她的脚而感到得意洋洋吗？你们一方面让女人堕落，一方面又骂堕落了的女人，天理良心都被狗吃了……”

第六章 (161)

张竞生第二次去到了法国巴黎……

女郎的乳房已经紧抵住了他的前胸，她更加得意地浪笑不止。一边将右手伸向他的上衣处解着衣扣，一边将左手伸向他的下身处……

第七章 (189)

朱丛学是性欲要求强烈的女人，当他的手一触摸着她的敏感处……

喘息声渐渐平息，他感到伏在上面的她真是尤物……

第八章 (215)

张竞生回到曾华家住下来，曾华的妹妹媛

媛心中暗暗欢欣……每当她一看到他心就加速跳动……

邹鲁决意说服了张竞生：“你呀，已经四十好几岁的人了，半生快过了，难道还要浪漫？人家黄冠兰可还是黄花闺女，要容貌有容貌，要知识有知识，配做你的伴侣了……”

第九章 (249)

王雪娇昨晚在梦中又见到了他，她痴心爱恋的张竞生……

她羞臊万分，不顾一切地挣脱双手护住下身的隐私处。两个年轻后生上前一人抱住一条腿，用力一分……

一个美丽的女子就这样悲惨地过早离开了人世……

第十章 (271)

张竞生的洋洋洒洒的宏论，深深地吸引住了在场的教授、讲师、大学生及男女青年……

他左思右想，最稳妥的办法是给蒋介石等人写信，劝他们体贴人民的疾苦，让人民过上安稳的日子……

第十一章 (293)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阵风，进来一个人。
是四叔公！黄冠兰睁开眼睛，刚认出来者……

妻子黄冠兰的死，确实使张竞生悲痛欲绝，
但他终于挣扎解脱出来……

第十二章 (309)

张竞生回神转身，离他仅半步远的地方是
一个完全陌生的中年女人！虽已是半老徐娘，
却体态丰腴，楚楚动人……

她放出火焰的眼睛象磁铁一样直勾勾盯住
她，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情欲升腾，巨闸一下子
被冲开……

第十三章 (331)

傅作义高兴地说：“很不错！好，就照你说的
干！”

在张竞生去世十四年后，一九八四年七月
七日，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向国外发表了一则
消息：“张竞生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
是一位海内外有名望、有影响的爱国人士……”

第一章

1921年，张竞生一本《性史》，仅出了一集，哪知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被斥责为比《金瓶梅》更为淫秽黄色的淫书……

他的生命已进入最后的时限，无情的病魔就要真的从那耆耄之年的躯壳带走他的灵魂，他体内的真气已无法凝聚，正在分散消失。

6月南方的天气酷热难熬，但是外面的世界更是热浪滚滚，火爆喧嚣，那场空前劫难的“文革运动”已进入了第五个年头。此时，他被“下放遣散”栖身的茅屋内却是如此阴暗、凄凉。他孤独、沉默地躺在床榻上，瞪着干涩的双目直愣愣地盯着窗外的夜空。那无底的黑洞正在将他吞噬，死亡的召唤，从那无际的天穹传来。

有谁能知晓，这个垂死的老人，就是曾在二、三十年代名噪京都，十里洋场仍至大半个中国的知名学者，中国现代性科学知识教育传播的先驱，与另一位性文化主将周作人一道敢于真正冲击禁区，逾越“雷池”，大肆宣讲性学的博士张竞生。

更为离奇的是张竞生留学法国戴了个社会学博士帽子归国后，1921年受聘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北大社会学系主任。他力图运用当时西方性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创立中国人的性心理学。他收集大量病例和实际材料，编写了一本《性史》，仅出了一集。哪知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被斥责为比金瓶梅更为淫秽黄色的淫书。这在一个被几千年封建王国禁锢下的社会，张竞生真是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惹火烧身。一时间，整个北京大学校园内外闹得沸沸扬扬。加之许多不法之徒假冒他的名义，胡编乱造印出了《性史》第二集、第三集……以至一二十集倾销于世。这一来更是使张竞生名声大震，京、津、沪以至半个中国他成了“奇人”“狂人”。当局和许多正人君子不问青红皂白，兴师问罪于张竞生本人。在“万恶淫为首”，“淫心尤恶”的沉重精神枷锁禁锢下，传统观念无疑把性科学当作“淫”。不但死人受到贬斥鞭挞，一个潘金莲数百年来成了淫妇

荡女的典型；也能逼死活人，让你无处安身。

张竞生就是其中的厄运难逃者，责骂的棍子，帽子铺天盖地而来，什么“淫虫”、“卖春教授”、“肮脏博士”、“色情先生”等等。就连当时的一位著名优生学家也斥责张竞生在搞“伪性学”，说他“不知从何处张罗来若干个人、性经验及实例，究竟是否真实，谁也不得而知”，说他是“迹近江湖庸医的‘学者’”。其实，这位发难的优生学家自己以及他所崇拜的英国著名文豪、性心理学大师霭理士从头到尾运用的科研方法，与张竞生所运用的近代性科学最基本的方法是完全相同的。他对张竞生抨击，除了文人相轻的传统因素外，他自己也受了些“唯心论”的精神禁欲主义的影响。可是最后这位权威人物也难逃劫运，受到更厉害的“唯心论”的长期迫害，一世英名与盖世之作直到他逝世二十年之后才重新放出光彩。

张竞生真的是大祸临头，身败名裂了。当时几乎是所有的、西化的知识分子全都骂声不绝，连最能容人的北京大学都不能容他，他被解聘了。张竞生被迫重渡大洋再赴法国，复归后依然不能被国人所宽容。上海租界当局查封了他办的“美的书店”，在浙江去讲学，又被督军大人押解出境。一连串的变故接踵而来，此时的张竞生已无立锥之地。终于含愤服毒自杀，连日本词典上都赫然记载：北大教授，留法社会学博士张竞生先生于1930年服毒自杀。

既然这个惹事生非的奇男子“自杀”死了，他的生命划上了“终结”的句号，然而在这无奇不有的世间，张竞生被宣布列入“死亡名单”后，他居然安然无恙的活着。他远离都市的繁华喧闹，跑回老家农村执着地追求自己的事业，继续搞他的教育。一个堂堂的北大教授、文化界的知名学者，似乎销声匿迹了。

也许当年连鲁迅这样的敢于直面人生，敢说敢为的精彩人物都退避三舍，没敢提起性文化和房中术。而张竞生竟然近于单枪匹马地冲杀进去了。看来那广为人信的自杀谣言传，没有让他砍头坐牢，已经是他最好的下场了。当然这里面又包含了多少悲剧的色彩。

其实，“性是人类生命的源泉，是整个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是否主动参与，性欲都是构成我们日常思想和情感的一部分。它根植于我们梦想、渴望、恐惧和挫折中。”美国杰出的性学家凯查杜里安还认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性都是潜在的快乐和苦痛的源泉。”“在人类的相互交往中，性的影响无处不在。”就连推崇纯粹的精神之爱的柏拉图也承认，“任何一种快乐都不如肉体的爱来得更伟大、更强烈。”

“自杀”后40年了，张竞生才真的要与死神接吻了。此时，他气如游丝，历数着人生沧桑。生活的艰难，病痛的折磨他都能忍受。但是，重压在心灵深处的煎熬，使他喘不过气来。他仰卧在床上，四周昏暗寂静，茅屋外的那棵苍柏在夜风中，不时发出啪啪破裂的声响。他苦苦冥想，仍百思不解。

这个世界是怎么了，亿万人象中了邪似的失去了理性，发疯般狂热地投身于一个巨大可怕的政治漩涡中，整个中国好象翻了个地朝天。这骤然变幻莫测的狂风暴雨席卷进大江南北每个角落，真可谓史无前例。

一群趾高气扬的红卫兵，气势逼人地闯进他的陋室，把他当作“残渣余孽”赶出家门。他们在屋里进行了大扫荡。屋里既无金银，也无财宝，甚至连象样的家具、衣服都没有，虽说

不上一贫如洗，但也是够简陋困乏的了。当然，那成捆成摞的书稿到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是，那个年代除了“红宝书”外，其他一切书籍都被贬到一文不值的地步，谁稀罕这堆“烂纸”。这些由中国头号舵手钦点的革命小将，东捣西腾，搞得乌烟瘴气。张竞生垂手低头站在房檐下，一个也算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七八十岁的老学者，此时也感到无比惶惑迷惘了。他瞥了一眼那些每人怀里捧了几本书，要拿回去作“批判”之用的红卫兵，实在无法理清自己的思路，大脑神经梗阻不通。一个全身军衣军帽军挎包，腰扎军用皮带的红卫兵头目指着一大堆书稿厉声叫嚷，这些“封资修”的东西，一把火烧了算了。

张竞生望着弥漫起的浓浓烟雾，心里一阵阵的绞痛，多年的心血付之一炬，唯一所珍爱收藏的书籍化为了灰烬。残阳在浓烟中变得昏暗，他的大脑出现一片空白。当那些折腾得差不多的红卫兵上将唱着“造反有理”的歌离去，他老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口里喃喃地叨咕着：“究竟怎么了？究竟怎么了？”麻木的双腿快要无法支撑身体，只觉得天旋地转。突然，身后传来一阵呼叫声，又是一群红卫兵斗志高昂地押着两个脖子上挂着大木牌的人，在游街示众。小将们手持皮带挥舞着，将被揪斗的头按下去，那两人的全身衣衫已被不断流淌的汗水浸透，沉重的双腿一步一停地艰难地移动着。

张竞生咬齿定神，双腿不停地颤抖，他犹如魂不附体，惊恐地迈着蹒跚的步履，扶着楼梯护栏，缓慢地、竭尽全力地往上爬。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直到残阳褪尽它最后一抹余辉，他才迈进自己的窝巢。室内乱七八糟，一遍遭了洗劫的惨景。

他全身瘫在床上，一股闷气堵在胸口，好久好久，他才缓过气来。这一切似乎太不可思议了，怎么这么多的人，一夜之

间全都成了坏蛋，已进入文明时代的今天，是如此的混乱，无法无天，恣意野蛮……

张竞生饭菜难咽，似乎连喝水都觉得哽人。他彻夜未眠，苦思冥想，不得要领，没有答案。他深深地陷入了一生中最困惑、惊惶的地步，认为自己还算理智聪明的人全然糊涂了。

其实，在那个年头被掀起来的可怕的政治机器的疯狂旋转中，全国上上下下，男女老少，有几个是清醒理智、聪明觉悟的？被残害的、凌辱的；被愚弄的，利用的……，天知道这是怎样的灾难，怎样的悲剧。

当他的一位老朋友悄悄地来看望他，两人沉默无语，一个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一个呆呆地看着窗外，好长时间，老朋友递过带来的报纸，他惊讶得有些不知所措。报纸头版头条赫然触目的大标题《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刚刚站立起的身体，一下失重沉落倒在旧藤椅上。他的上下腭骨抖动：这是怎么了？一夜之间连国家主席都变成了内奸、工贼、叛徒、特务了。这种样子的搞法，真是古今中外前所未闻的呀！这难道不是自己的天下自己作乱么？如此下去怎么得了啊！”

此时，他面无人色，心速加快，老泪纵横，模糊了眼前的一切，阵阵叹息不已。

他的老友，不知怎样安慰他，紧紧地拉着他的手：“你，你要想开些，要挺住。这年头，恐怕任何异想不到的事情都将发生，谁也难料明天将出现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当老朋友望着一动也不动躺在藤椅上的张竞生，环视四周摇着头，悄然离去了。他预感到更大的劫难就要降临，他周身战栗抖动起来，惊恐万分的等待着。

红卫兵小将们果然卷土重来。他们不知从哪里打听到张竞生过去的历史，便常常来扰乱他。一会儿要他交代丑恶的生

涯，一会儿批驳他的反动学术文章。张竞生只要听到步伐声、敲门声，就会感到心惊肉跳，有时闹到风声鹤泣，草木皆兵的境地；连熟人、朋友叫他都会被吓得一身冷汗。但是，躲又是躲不脱的，还必须老老实实在地接受来自各路造反人马一次又一次的无理纠缠，蛮横斥责。

这位二、三十年代名震大半个中国的学者，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也给予高级知识待遇的他，现在被赶出了已够简陋的居室，住进了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四壁无窗，终日不见阳光。冬天，屋内冷得难以忍受；夏天，热得象烤炉。每天的饮食水准也差劲，而且还被人看管了起来，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

生活的艰难尚且可忍受，最折磨人的是每天面壁而坐，不许外出，没有报纸、书籍看（唯一留下一本领袖语录），不准同他人讲话。这份寂寞的煎熬，让人难以承受，不知何时到头。

自己到了七八十岁，遇到如此寂寥艰难的境地，如此令人难解的世事。要是能够事先知道如此的今天，真不该活得这么久，遭这份罪。他左思右想，回忆过去，记忆碎片在脑海里拼凑。想到妻子，她为何过早地离他而去了，不能相伴相依；想着几个儿子，又怎的音信了无，自己未尽父亲之责；想到法国巴黎的浪漫风情，想着北京大学的那场愚蠢的大争辩；想到自己对新文化、新思想、新生活的执着追求；想到对现代科学知识的热忱传播……这才致使自己落到今天的下场，自己满身的污垢连汤溪水库的哗哗流水也无法洗清。

清晨，鸟儿的叫声传入耳膜，房梁上疾促跑过的老鼠吱吱叫着，震下一团尘埃。他吁气叹息：“我连一只鸟、一只鼠都不如，鸟儿还能自由自在地飞翔，老鼠也能四处乱窜，而我却

……”

夜晚，小屋笼罩在死一般寂静的黑幕中，仿佛世界已坠入无底的深渊。突然，看守那由远而近的脚步声，敲击他的耳鼓，他的每根神经立即紧张起来，心跳加快，一种无名恐惧从体内产生，每一个脚步声都象砸碎他的重锤；每一个响动都象冽风袭来，周身颤栗不停。他常常责骂自己老来无能、胆怯。但是，他又怎么抵抗这非凡的磨难，担惊受怕的人岂止他一人。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惊恐、紧张折磨困扰着他。绷得太紧的神经久久不能松弛，致使他的血压不断升高，昏昏浊浊的迷朦中，他经常觉得自己又回到往昔，初恋的情人在亲昵地呼唤他，待他应声一望，她又飘然消逝。他又觉得爱妻在向他走来，可是，那熟悉而模糊的身影始终难以接近，他扑向她，她又倏然无影无踪……

为了使自己不全面崩溃，他在极度的孤寂中寻找自我安慰，他开始一字一句反复地背诵造反派交给他的唯一可看的语录。这样不几天的日子，他实在背不下去了。只好又念起了儿时读过的“四书五经”，他一遍又一遍地背着，直至疲乏不堪。然而，稍有空隙，孤独寂寞的阴影仍层层封盖他的心境。

造反派三番五次地审讯他，要他交代过去的罪恶，他是有口难言，实在交代不出什么来。他一个一生都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尽管二三十年代，他曾在人生舞台上扮演过精彩的角色，成了中国社会舆论界名噪一时的新闻人物，引得一些报刊、书籍、讲台以及街头巷尾，都围绕着他，群起而攻之。可是他并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只不过是提倡文明，推广科学，兴学育才而已。也就仅是对封建传统的观念和伦理反击激进些罢了。